

重返垮掉的一代

Tong Zhang

小时候读《在路上》，我总觉得莫名其妙。两个人开着车，横穿美国，喝酒，寻欢，没完没了地聊天，为什么非要这样生活？有书就读，有工作就做，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。那时我尤其不理解，为什么他们的旅途总要与肉体纠缠在一起，为什么非要从一种生活里逃出去，又不知道要逃向哪里。只觉得他们既放纵又软弱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逐渐理解了那种心情。“做自己该做的事情”是一句多么简单又沉重的话。事情永远做不完，一个阶段结束，下一个阶段立即开始。读书时等待毕业，毕业后等待安定，安定以后还有更多必须顾全的东西。我们熟练地解释每一步的必要，却很少有机会问，自己的生活究竟从哪里开始。偶尔生出一点厌倦，又会很快把它压下去，觉得自己不够成熟，不懂得珍惜，也没有资格抱怨。

上世纪中叶，那群美国青年在战后的繁荣中走上公路。体面的职业、安稳的家庭、日益丰富的商品，组成了一种可以被广泛理解的幸福。他们却在这幅图景里感到了窒息，转身去寻找爵士乐、诗歌、宗教和陌生人。如今再看，我渐渐能够理解那些漫无目的的交谈，以及旅途中急切的亲近。他只想知道，自己是否真切地活着。身体的温度、音乐的节奏、迎面吹来的风，What a beautiful world!

常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人说，00 后也是垮掉的一代。我们当然没有过着相同的生活，可那种难以安顿自己的感觉并不陌生。世界变化得太快，学到的东西可能很快过时，已经走上的道路也未必还通向原来的地方。人被要求随时调整、重新出发，心却没有这么容易跟上。连疲惫都来不及承认，就又要打起精神，证明自己尚能适应。

物质丰裕常被拿来结束这类谈话。你已经比上一代过得好得多，还有什么不满意？可是，一个人吃得更好、用得更方便，与他能不能舒展地生活，并不是同一回事。教室里装上了空调，晚自习仍然可以无限延长；实验室的设备越来越昂贵，学生的时间仍然可以被随意征用。青春被当作一种足够耐用的材料，熬一熬，压一压，总还能交出一点东西。等到身体出了问题，情绪撑不住了，又有人惊讶：现在的年轻人，怎么这么脆弱。

我渐渐厌倦了动辄劝人理性的话。一个人想 gap，别人问他是否安排好了未来；一个人想恋爱，别人替他计算时间与得失；一个人想离开让自己痛苦的地方，别人劝他再忍忍，想想长远。说话的人似乎永远站在更高的位置，因为他们代表将来，而你的痛苦只发生在此刻。可将来也是由这样的此刻组成的。倘若每一个今天都可以被牺牲，一个人究竟要活到什么时候，才算轮到自己？

理性原本可以帮助人接近所爱之物，理解自己的处境，找到做事的方法。它的用处来自生活本身。如今，我们却常常拿它审视生活：这份喜欢有没有前景，这段关系有没有结果，这一天有没有被充分利用。连快乐都需要附上一份说明，休息有助于提高效率，旅行有助于开阔眼界，交朋友有

助于积累资源。仿佛一个人单纯觉得高兴，理由还不够充分。

更深的疲惫发生在独处的时候。即使没有人催促，坐下来发一会儿呆，也会觉得自己正在浪费时间。即使已经知道某项要求毫无道理，拒绝之后仍然忍不住自责。那些来自外面的声音，被我们一遍遍重复，终于变成自己的口气。我们教育自己懂事，训练自己稳定，劝告自己不要情绪化。做完了一天的工作，回到房间，还要继续改造那个觉得痛苦的自己。一个人就这样同时承担了受苦与责备受苦者的两份差事。

于是我们读《道德经》，读《金刚经》，读王阳明，读尼采，想从古今的文字里找一点可以安身的地方。有人说，这是书读多了，无病呻吟。我觉得恰恰相反，许多人是在生活中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，才去书里寻找回答。然而，读书有时也被变成另一种任务：读完以后要更加通透，更能接纳，更不容易受伤。书没有少读，人的负担又多了一层。原先只是难过，现在还要为自己没有看开而感到惭愧。我们翻开一本书，难道连保留愤怒的余地也没有吗？

那些反复要求我们振作的话，也渐渐失去了声音。一个年轻人说累，他的话还没有讲完，别人已经准备好了关于奋斗的解释；他说受了委屈，得到的是一番关于大局的教育。他当然听得懂这些道理，他从小就是听着它们长大的。正因为听得太熟，才更知道自己的经历从未被真正听进去。再亲切的词语，如果总在要求人忍耐的时候出现，也会让人害怕。说话的人可以继续激情澎湃，听话的人却只想知道，今晚究竟能不能早点回去。

人需要的东西往往很具体。年轻的身体需要睡眠，需要活动，需要亲近，也需要有一些时间，能够不受催促地感受周围的世界。一个傍晚可以用来散步，一段交谈可以没有结论，喜欢一个人也未必说得清缘由。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生命自有它的充实。我们却太习惯从外面衡量它，以至于非要等到成绩下降、效率降低、身体受损，才肯承认自己已经承受得太多。人的感受始终在那里，只是常常要等到变成故障，才被允许认真对待。

我也曾经相信，足够成熟的人应当把这一切处理好。可以很累，但不能失控；可以受伤，但要有成长；可以失败，但必须及时调整。我用这样的要求看待自己，也用它理解书中那些在路上的人。现在想来，小时候那个自以为简单明白的问题里，已经装着许多我从未怀疑过的判断。

如果繁荣之后真有什么值得警惕，我想，就是我们已经拥有了改善生活的条件，却仍然习惯把人的忍耐当作取之不尽的资源。受过的苦被当成教育下一代的资格，熬过的夜被当成要求别人熬夜的理由。一些本可结束的折磨，就这样获得了传承。发展带来的便利明明触手可及，生活却仍要层层等待批准。人们越是说今天来之不易，我越想问，那些正在度过青春的人，什么时候才能享有这个今天？

我愿意重返垮掉的一代，重新听见那些被我轻易判定为放纵、软弱和无所事事的声音。我不再急着替每一次出走规划归宿，也不愿再拿一个遥远而完整的人生，要求眼前的人继续忍受。他可以暂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可以有无法解释的喜欢，可以在别人都觉得应该忍耐的时候，说自己想换一种活法。把这些话说出来，不应该需要那么大的勇气。

我想到那些还在教室和实验室里的年轻人。有的人热爱手里的事情，有的人只是害怕停下来，有的人已经疲惫得很久没有看过窗外。我们至少可以认真听完他们的话，少用一点现成的道理。

我们需要多听一些真诚的话，少听一些套话。多听一些鼓舞人的话，少听一些让人痛苦的话，多听一些同辈的话，少听一些老登的话，多听一些简单的话，中国没有那么复杂。